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06

在群峰之上

Above Mountains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06

在群峰之上

Above Mountains

远人 主编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在群峰之上 / 远人主编.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 6

(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

ISBN 978-7-5360-8364-6

I. ①在… II. ①远…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6409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王 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远人工作室 + 小虫

-
- | | |
|------|---------------------------------------|
| 书 名 | 在群峰之上
ZAI QUN FENG ZHI SHANG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
|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
| 印 张 | 16 2插页 |
| 字 数 | 200,000字 |
| 版 次 |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 定 价 | 40.00元 |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人文 自然 品质

主办 深圳市光明新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

顾问 王晓华

主编 远 人

编委 陈 瑛 陈昌云 余巍巍 王 猛

在群峰之上

远 人

美国当代诗人默温写过一首题为《又一个梦》的三行短诗，如下：

我踏上山中落叶缤纷的小路
我渐渐看不清了，然后我完全消失
群峰之上正是夏天

（沈睿 译）

对读者来说，并不须要知道默温是不是真的做了这样一个梦，关键是，默温为我们塑造了一种旷远迷人的景致，更可能的，它是诗人描写自己某次个人经历。短短三行，没有一丝梦的痕迹，完全是客观呈现。阅读它，我们会情不自禁地跟随诗人走上那条山中小路，会情不自禁地和大自然融合，涌起攀上某座峰峦的欲望。

这首诗最成功是末句，最吸引人停留的也是末句，尤其是“群峰”与“夏天”。我总记得第一次读这首诗时的颤栗。两个看起来简单的

词，在搭配后竟出现极为开阔的诗境。我曾试着将最后的“夏天”换成春天、秋天、冬天，结果我不得不承认，除了夏天，其他词都不可能和“群峰”搭配成诗人想要创造的意境。

夏天总给人炎热之感，也恰恰是夏天，又给人热烈之感。夏天的群峰会是什么景象？或许，我们最渴望看见的也就是默温笔下所写的，希望出现有一条“落叶缤纷的小路”，我们沿着它，在大自然中走向消失。

能接纳我们消失的夏天，是大自然中最好的季节。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夏天在群峰上是最开阔的，也是最热烈的。夏天的群峰不像春天那么料峭，不像秋天那么凋敝，更不像冬天那么荒凉。要走向群峰、走向真正雄伟的大自然，非夏天莫属。

在这个时候，大自然的一切都处于蓬勃阶段。每棵树枝繁叶茂，每条路树叶铺满——千万别以为落叶只属于秋天，夏天同样也有落叶，它没有枯黄，甚至还是深绿，大自然的夏天给人最真实的自然感受。

人离不开大自然，离不开一条“落叶缤纷的小路”，离不开对群峰的一种仰视。从默温的诗歌来看，我几乎能肯定那不是他的梦，但又是他内心最珍贵的梦。这不是一人睡着了所做的梦，而是在一个热爱大自然的诗人心中不断涌动的梦。这首诗的魅力也就在此，它的丰饶、感性与活力，处处带给我们大自然的神奇景象。它在一首诗中体现，同样也在我们内心体现。

大自然总是唤起我们创作的欲望，唤起我们攀登的欲望，唤起我们和它融为一体的欲望。在季节中，夏天的呼唤总是最热烈的和最激励人心的。

因为只有夏天，才会有对应我们梦想的苍翠群峰。

2017年4月11日

小说

003 / 王祥夫 房客

012 / 赵燕飞 等待阿尔法

非虚构

039 / 聂沛 菊石楼散页

060 / 凌仕江 藏地秘语

083 / 聂作平 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

我们还在异乡打拼，父母却在故乡衰老

翻译

097 / 【美国】赫尔曼·麦尔维尔（陆源 译） 小提琴手和丹尼尔·奥姆

艺术

113 / 马永波 对等的爱

126 / 侯磊 被背叛的梭罗

138 / 远人 川端康成的残酷温柔（外一篇）

特稿

153 / 汪树东 现代化与生态意识

光明

179 / 汪破窑 又少了一只鸡

194 / 罗南 自然之光

206 / 俞冰传 古筝新韵

文本与绎读

215 / 安然 我低头看见生活里的微澜（组诗）

236 / 一行 低语之诗或停顿的风景

小说



房 客

◎王祥夫

我的天啊，他醉了。汤立对妻子李菁说。

我去看了一下，他一躺下来就睡了。李菁说。

那间屋太冷。汤立说。

汤立和李菁说话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孩子们都上楼去睡了，他们还想再看一会电视。

汤立说，我让这老家伙搞得没喝好，我还要再来点。

那你就顺便也给我倒一杯。李菁说她想要葡萄酒。

汤立就“啪啪哒哒”去了厨房，听脚步声他还真是没有喝多，不一会儿汤立就从厨房那边过来了，一只手里是两只杯子，另一只手里是一个盘子。因为是过春节，汤立给厨房的窗子上和大厅的落地窗上都装了那种闪烁不停的彩灯，彩灯这会儿还闪着，红的，绿的，黄的，蓝的。李菁刚才去阳台朝外看了看，外面可以说是灯火辉煌，几乎是家家户户的窗口都装饰着这样的彩灯。

汤立又“啪啪哒哒”去了一趟厨房，除了酒，他还拿了切好的红



肠。汤立特别喜欢吃这种哈尔滨红肠，其实哈尔滨跟他跟李菁都没一点关系。汤立坐下来，已经把一片红肠放进了嘴里，马上又放了一片，又放了一片还不够，又接着放了一片。汤立说吃红肠的最好办法就是一下子放好几片在嘴里才能吃出红肠独特的味道，但整根拿在手里往嘴里送的样子可真是不好看。汤立说他只有上大学的时候才那么吃过。

我以为人上了年纪就不会喝那么多了。汤立说。

李菁知道汤立在说什么，但她的心事在另一边，她想不到在这样的晚上家里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不速之客，这个老头居然有这个家的钥匙。李菁刚才已经说过了，要汤立去找找把房子租给他们的房东，问问他到底还有多少把这间房的钥匙，这么下去可不行。

你这就打电话。李菁说。

马上给他们打电话。李菁又说。

是，真不像话。汤立也说。

就这么突然进来了，真吓了我一跳。李菁说。

这是我的房子，我是他父亲。那个老头刚才小声说，按道理他应该大声把这话说出来。

我又不认识你，我要给你儿子打电话。汤立说。

不要给我儿子打电话。老头又说，说他担心把他送回到养老院去。

那你也不能住在这里。汤立忽然有些生气，但连汤立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生老头的气还是在生老头儿子的气。

我只想回来看看，我不知道我的房子被出租了。老头很伤心，说这才不到四个月。他们找了辆车把我拉来拉去，结果我就在养老院里边了。老头十分伤心地说。

汤立把酒递给了李菁，说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李菁忽然笑了起来，她笑的时候杯子里的红酒直晃荡，她的另一

只手里是一片红肠。她总是担心自己会发胖，所以吃什么都是一点点，但她吃起水果来却让人很害怕。汤立说李菁要是再这么下去就要变成虫子了，亚马逊丛林里的虫子，其实汤立是想夸一下李菁，所以接着说，那边的毛虫可真他妈漂亮！在树枝上一拱一拱地爬，像急匆匆赶去结婚的新娘。汤立是喝多了，他又补了一句，结婚就是性交，是急着赶去性交，妈的，性交，谁都会的性交。

李菁说，性交其实没有抽大麻好受。

那种好受的感觉在这地方。李菁指指耳朵旁边的地方，又说。

你是不是说我做得不那么好。汤立说，把酒杯放下，站起身，走过来。

要不要不要，那老头也许会跑出来。李菁说。

汤立就又坐下，笑了起来，也许他真会跑出来，像一只老动物，但肯定跑得很慢。

李菁说，问题是，要问问这老头是不是真是房东的老爸。

我看是，汤立说，你不看他对这里的情况比咱们还熟？汤立看了一眼周围。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房东的，连电视和冰箱都是，现在租房子都这样，房东要把什么东西都准备好。

李菁记起来了，她是一喝酒就什么都会记不起来，但她这次还是记起来了，这说明她喝得还不够多。她记起来了，老头一开始是在外面敲门，敲得很轻，那么轻的敲门声一般人都不会听到，门被敲了好久，然后才从外边被打开了。这让屋里的人都吓了一跳，当然，老头也被汤立和李菁吓得够呛。汤立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他们正在吃饭，饭才吃到一半，年夜饭总是吃得很慢，这不单单是汤立和李菁他们一家。

你是谁？汤立问那个老头。

你们是谁？我儿子他们呢？老头说。

你怎么会有这里的钥匙？汤立继续他的问话。



那老头却侧着身，两眼看着汤立和李菁，他侧着身子朝卧室走，小声说，这是我的家，我怎么会没有钥匙。

汤立和李菁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老头去卧室做什么，问题是他们都有点发懵，怎么回事？怎么会有这么一个老头从外边一下子进到他们的家里来，虽然这房子是租的，但也是他们的家。这老头居然有这里的钥匙。汤立和李菁把这套房子租下来还不到两个月。

汤立和李菁冲进卧室的时候，看见那老头已经坐在了床上。这是我的床。

你不应该坐在这里，汤立说。

这是我的家，你们是谁？老头问李菁，从进屋的那一瞬间，老头说话总是对着李菁。

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汤立对老头说。

你们怎么会在我的屋子里？老头说，这是我的床，这个床现在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别想再买得到了，这种车工活儿现在再也不会有了，这种橡木床现在再也不会有了，西番莲花。

说实在的，汤立和李菁租这套房子的时候一下子就看中了这张大床，李菁当时还悄悄说，这张大床要是咱们的该有多好。这张大床四边各有四根很粗的柱子，柱子的顶端是四个雕花，四朵西番莲花。

怎么回事！你出去！汤立说，而实际上汤立的愤怒是装出来的。他说这房子是他们租下来的，是有合约的，我才不管这房子是不是你的，这床是不是你的，你现在给我出去。

李菁给汤立说的话吃了一惊，汤立可不是这种人。

那老头从床边站起来，很努力地站起来，真不知道他刚才是怎么走到这个区的，他说他是在养老院，但可以肯定一点的是附近根本就没有养老院。老头站了起来，好像身上的每一个关节都已经锈掉了，都好像能让人听到“咯吧，咯吧”的响声了。但李菁还是听清楚了。老头在

说，我只想回家过个年，我只想回家过个年。

李菁看了看汤立，汤立也正在看她。老头的话让李菁忽然伤心起来，但汤立拉了她一下，她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汤立和李菁跟在老头后边，直到老头走到楼下拐角的那间一直锁着的门前。那间屋在他们租房之前就已经说好了，是房东留着自己用，因为里边放着不少杂七杂八的东西。而且这间屋里还没有暖气。

汤立和李菁站在老头的身后，看着老头从身上掏出一串钥匙来，把那间屋的门打开了。

你是不是今晚要住在这里。汤立说话了。

老头已经进到了里边，“窸窸窣窣，窸窸窣窣”的声音从里边发出来。

能不能给我点酒。老头在里边说。

汤立看了看李菁，停顿了一下，小声说，再把菜热热。

李菁站在汤立的后边，老头没把门关好，这就让汤立和李菁能看到这间屋里几乎是放满了东西。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间屋子里边，靠门的这边是衣服架子，上面挂满了衣服，靠北边墙是一张床，床上也放了不少东西。老头已经把床上的东西搬了下来，他可能是太累了，已经躺在了床上，这间屋里可真够冷的。

你不能睡在这里。汤立说。

老头没说话。

你会冻感冒的。汤立又说。

好不好把门关上。老头说。

汤立没有关门，他拉拉李菁，然后他们就上楼去了。

有没有酒？老头在屋里又说。

他要酒。李菁说。

他是应该喝点。汤立说，这是大年夜，不管他是谁。



汤立已经给老头的儿子打过了电话，老头的儿子在电话里说他们全家正在三亚度假，说三亚这边真热，停停才又说，出了这种事真不好意思。他怎么从养老院里跑出来了？养老院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收了钱的。老头的儿子在电话里不停地说。

汤立没再听电话里老头的儿子说什么就把电话放下了，他心里忽然很难受，说不出的难受。他给自己点了一支烟。

汤立去了一下厨房，李菁正在厨房里热那些剩菜，一个很大的盘子放在那里。他一个人吃不多，李菁对汤立说，热一点就够他吃了。

汤立去把酒取了过来，是一瓶高度白酒。汤立的父亲就爱喝高度酒，那个时代的人根本就不会把低度酒当回事。所以，汤立也喜欢高度酒。

汤立，李菁说，要不让老头到厨房这边吃吧？

我也是这个意思。汤立说这本来就是他的家。

汤立和李菁又去了那间可真是够冷的小屋。汤立把自己的意思说了，说请老头到厨房里去吃，那边暖和一点。李菁也说，你在这里吃东西也许会感冒。让汤立和李菁想不到的是老头会拒绝，老头让李菁把那一大盘菜和那瓶酒放在床上。

既然我儿子把房子租给了你们。老头说。

老头突然想起了什么，我的狗呢？

汤立和李菁互相看看，他们没见过什么狗。

我那条狗活了都十六年了，老头说，也得给它吃点东西。

你儿子他们在三亚度假，狗也许跟着他们。汤立撒了谎，这样，也许对老头是个安慰。

我那条狗一直跟着我。老头又说，我回来也是想看看它。

李菁又看了看汤立，他们无论是谁，都没见到过附近有狗出现。